

钱钟书

艺术人生妙语录

- 《写在人生边上》
- 《人·兽·鬼》
- 《围城》
- 《宋诗选注》
- 《七缀集》
- 《谈艺录》

# 人生妙语录

12

13

14  
15

16  
17

(闽)新登字05号

钱钟书艺术人生妙语录

君 华 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地质测绘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6 11.125印张 2插页 211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 000

ISBN 7--80534--434--5

1•386 定价：4.45元

## 编者的话

据钱钟书先生的挚友、著名学者郑朝宗先生说：许多外国学者到中国来，一是为了登览长城，再就是想见识一下钱先生。钱先生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钱先生生长江左，家学渊源，耳濡目染，徜徉经史，后就学于京师名庠清华大学，专攻外国文学。毕业后负笈英伦，游学于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抗战军兴，毅然辍学回国，被破格提拔为教授，执教于清华大学。从此潜心于教学与著述，垂六十年。

钱先生幼承家学，于经史子集，无所不精。后转攻西学，遂能博通古今，融贯中西。钱先生平生著述甚丰，计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学术著作《宋诗选注》、《旧文四篇》、《谈艺录》、以及备受海内外学者推崇的四卷本皇皇巨著《管锥编》。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钱先生都取得了足以傲视同侪的成就。钱先生在创作上才思焕发，匠心独运，尤以其诙谐幽默之风于文坛独树一帜；在学术上，出入经史，融贯中西，戛戛独造，而终成

一家之言。

钱先生著作等身，再加之许多著作都是以文言写成，故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要读完全部著作实非易事，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编选了本书。

本书是辑录钱先生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以及《宋诗选注》、《七缀集》、《谈艺录》等著作中谭艺、谈人生的隽言妙语而成，内容涉及社会、人生、婚姻、道德、爱情、政治、宗教、哲学、艺术——作家、创作、作品、鉴赏、批评、以及比较文学、思想史、文化史等多方面。以钱先生渊博之学与睿智之思，一经涉笔，便成佳趣；而于世道人心，谭艺说理，更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荆玉隋珠，必有待于识者而贵。本书如能蒙读者赏爱而有契于心，固为钱先生文章之美；若得砥礪而遗珠玑，则编者难辞其咎。至于见仁见智，得浅得深，则全赖乎读者。

编 者

一九九一年九月

### **本书辑录选定书目：**

- 1.《写在人生边上》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12月第1版。
- 2.《人·兽·鬼》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年7月第1版。
- 3.《人·兽·鬼 写在人生边上》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1年5月第1版。
- 4.《围城》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年10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6次印刷。
- 5.《宋诗选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年第1版  
1982年7月重庆第1次印刷。
- 6.《七缀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1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2次印刷。
- 7.《谈艺录(补订本)》 中华书局 1984年9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2次印刷。

## 目 录

人情世态 .....	(1)
人生哲理 .....	(43)
世道人心 .....	(62)
人物 .....	(72)
女人·男人·爱情·婚姻 .....	(79)
文人·文化 .....	(113)
政治 .....	(139)
哲学·宗教 .....	(147)
作家 .....	(166)
创作 .....	(197)
作品 .....	(233)
批评 .....	(280)
绘画·翻译 .....	(369)

## 人情·世态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末，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缴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象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 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象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耐心得做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末，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

白。

《写在人生边上·序》

你知道，我是做灵魂生意的。人类的灵魂一部分由上帝挑去，此外全归我。谁料这几十年来，生意清淡得只好喝阴风。一向人类灵魂有好坏之分。好的归上帝收存，坏的由我卖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忽然来了个大变动，除了极少数外，人类几乎全无灵魂。有点灵魂的又都是好人，该归上帝掌管。譬如战士们是有灵魂的，但是他们的灵魂，直接升入天堂，全没有我的分。近代心理学者提倡“没有灵魂的心理学”，这种学说在人人有灵魂的古代，决不会发生。到了现在，即使有一两个给上帝挑剩的灵魂，往往又臭又脏，不是带着实验室里的药味，就是罩了一层旧书的灰尘，再不然还有刺鼻的铜臭，我有爱洁的脾气，不愿意捡破烂。近代当然也有坏人，但是他们坏得没有性灵，没有人格，不动声色象无机体，富有效率象机械。就是诗人之类，也很使我失望；他们常说表现灵魂，把灵魂全部表现完了，更不留一点儿给我。你说我忙，你怎知道我闲得发慌，我也是近代物质和机械文明的牺牲品，一个失业者。

《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对你说我也觉得书是不必看的，只除了你自己

做的书——并且，看你的书还嫌人生太短，那有工夫看什么典籍？我会对科学家谈发明，对历史家谈考古，对政治家谈国际情势，展览会上讲艺术赏鉴，酒席上讲烹调。不但这样，有时我偏要对科学家讲政治，对考古家论文艺，因为反正他们不懂什么，乐得让他们拾点牙慧；对牛弹的琴根本就不用挑选什么好曲子！烹调呢，我往往在茶会上讨论；亦许女主人听我讲得有味，过几天约我吃她自己做的菜，也未可知。

《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进步。

《写在人生边上·读〈伊索寓言〉》

✓ 据说每个人需要一面镜子，可以常常自照，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不过，能自知的人根本不用照镜子；不自知的东西，照了镜子也没有用——譬如这只衔肉的狗，照镜以后，反害他大叫大闹，空把自己的影子，当作攻击狂吠的对象。可见有些东西最好不要对镜自照。

《写在人生边上·读〈伊索寓言〉》

比我们年轻的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和我们年龄相差得极多的小辈，我们能够容忍这种人，并且会喜欢而给以保护；我们可以对他们卖老，我们的年长只增添了我们的尊严。还有一种是比我们年轻得不多的后生，这种人只会惹我们的厌恶以至于嫉忌，他们已失掉尊敬长者的观念，而我们的年龄又不够引起他们对老弱者的怜悯；我们非但不能卖老，还要赶着他们学少，我们的年长反使我们吃亏。这两种态度是到处看得见的。譬如一个近三十的女人，对于十八九岁女孩子的相貌，还肯说好，对于二十三四的少女们，就批判得不留情面了。所以小孩子总能讨大人的喜欢，而大孩子跟小孩子之间就免不了时常冲突。一切人事上的关系，只要涉及到年辈资格先后的，全证明了这个分析的正确。

《写在人生边上·读〈伊索寓言〉》

财主有布袋似的大肚子，表示囊中充实，思想家垂头弯背，形状象标点里的问号，表示对一切发生疑问；所以——我的腿是不大方便的，这象征着我的谦虚，表示我“蹩脚”。我于是发明了缠小脚和高跟鞋，因为我的残疾有时也需要掩饰，尤其碰到我变为女人的时候。

《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是的，有时我也现牛相。这当然还是一种象征。牛惯做牺牲，可以显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并且，世人好吹牛，而牛决不能自己吹自己，至少生理构造不允许它那样做，所以我的牛形正是谦逊的表现。我不比你们文人学者会假客气。有種人神气活现，你对他恭维，他不推却的接受，好象你还他的债，他只恨你没有附缴利钱。另外一种假作谦虚，人家赞美，他满口说惭愧不敢当，好象上司纳贿，嫌数量太少，原璧退还，好等下属加倍再送。不管债主也好，上司也好，他们终相信世界上还有值得称赞的好人，至少就是他们自己。

《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做文章时，引用到古人的话，不要用引号，表示词必己出，引用今人的话，必须说“我的朋友”这样你才能招徠朋友。

《写在人生边上·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嫌脏所以表示爱洁，因此清洁成癖的人宁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别。自以为干净的人，总嫌别人龌龊，甚而觉得自己就是肮脏，还比清洁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满口腥味，还不肯借用旁人使

过的牙刷和手巾。这样看来，我们并非爱洁，不过是自爱。“洁身自好”那句成语颇含有深刻的心理观察。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正和身体上的秽洁一样。所以，假使自己要充好人，总先把世界上人说得都是坏蛋；自己要充道学，先正颜厉色，说旁人如何不道学或假道学。写到此地，我们想到《聊斋》里女鬼答复狐狸精的话：“你说我是人，你就算得人么？”

我常奇怪，天下何以有这许多人，自告奋勇来做人类的义务导师，天天发表文章，教训人类。“人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居然未可一概抹杀，也竟有能够舍己忘我的。我更奇怪，有这许多人教训人类，何以人类并未改善。这当然好象说，世界上有这许多挂牌的医生，仁心仁术，人类何以还有疾病。不过医生虽然治病，同时也希望人害病：配了苦药水，好讨辣价钱；救人的命正是救他自己的命，非有病人吃药，他不能吃饭。所以，有导师而人性不改善，并不足奇；人性并不能改良而还有人来负训导的责任，那倒是极耐寻味的。反正人是不可教诲的，教训式的文章，于世道人心，虽无实用，总合需要，好比我们生病，就得延医服药，尽许病未必因此治好。假使人类真个学好，无须再领训，岂不闲杀了这许多人？于是从人生责任说到批评家态度，写成一篇篇的露天传道式的文字，反正文章虽

不值钱，纸墨也并不费钱。

人生中年跟道学式的教训似乎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单就作家们观察，也看得到这个有趣的事。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这种可尊敬的转变，目的当然极纯正，为的是拯救世界、教育人类，但是纯正的目的不妨有复杂的动机。义正词严的叫喊，有时是文学创造力衰退的掩饰，有时是对人生绝望的恼怒，有时是改变职业的试探，有时是中年人看见旁人还是少年的忌妒。譬如中年女人，姿色减退，化装不好，自然减少交际，甘心做正经家主妇，并且觉得少年女子的打扮妖形怪状，看不入眼。若南 (Jules Janin) 说巴尔扎克是发现四十岁女人的哥伦布。四十左右的男人似乎尚待发现。圣如孔子，对于中年人的特征也不甚了解；所以《论语·季氏》章记人生三戒，只说少年好色，壮年好打架，老年好利，忘了说中年好教训。当然也有人从小喜欢说教传道的，这不过表示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中年，活到六十岁应当庆九十或一百岁。

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古书上说“能受尽言”的是“善人”，见解不免肤浅。真正的善人，有施无受，只许他教训人，从不肯受人教训，这就是所谓“自我牺牲精神”。

从艺术的人生观变到道学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人生新时期 的产生。但是，每一时期的开始同时也是另一时期的没落。譬如在有职业的人的眼里，早餐是今天的开始，吃饱了可以工作；而从一夜打牌、通宵跳舞的有闲阶级看来，早餐只是昨宵的结束，吃饱了好睡觉。道德教训的产生也许正是文学创作的死亡。这里我全没有褒贬轻重之意，因为教训和创作的价值高低，全看人来定。有人的文学创作根本就是戴了面具的说教，倒不如干脆去谈道学；反过来说，有人的道学，能以无为有，将假充真，大可以和诗歌、小说、谣言、谎话同样算得创作。

头脑简单的人也许要说，自己没有道德而教训他人，那是假道学。我们的回答是：假道学有什么不好呢？假道学比真道学更为难能可贵。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希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有学问能教书，不过见得有学问；没有学问而偏能教书，好比无本钱的生意，那就是艺术了。真道学家来提倡道德，只象店家替存货登广告，不免自我标榜；绝无道德的人来讲道学，方见得大公无我，乐道人善，愈证明道德的伟大。更进一层说，真有道德的人来鼓吹道德，反会慢慢地丧失他原有的道德。拉维斯福哥 (La Rochefoucauld) 《删去的格言》里说：“道学家象赛纳卡 (Sénèque) 之流，并未能把教训来减少人类

的罪恶；只是由教训他人而增加自己的骄傲。”你觉得旁人不好，需要你的教训，你不由自主的摆起架子来，最初你说旁人欠缺理想，慢慢地你觉得自己就是理想的人物，强迫旁人来学你。以才学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丧失才学，以贫贱骄人，你并不以骄傲而变或富贵，但是，道德跟骄傲是不能并立的。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是道德应有的代价。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融合成不自觉的骄傲。基督教哲学以骄傲为七死罪之一。王阳明《传习录》卷三也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有我即傲，众恶之魁。”照此说来，真道学可以算是罪保留。反过来讲，假道学家提倡道德，倒往往弄假成真，习惯转化为自然，真正地改进了一点品行。调情可成恋爱，模仿引进创造，附庸风雅会养成内行的鉴赏，世界上不少真货色都是从冒牌起的。所以假道学可以说是真道学的学习时期。不过，假也好，真也好，行善必有善报。真道学死后也许可以升天堂，假道学生前就上讲堂。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

所以不配教训人的人最宜教训人；愈是假道学愈该攻击假道学。假道学的特征可以说是不要脸而偏爱面子。依照王子汉姆雷德骂他未婚妻的话，女子化装打扮，也是爱面子而不要脸（God has given thou one face, but you make yourself another）。假道学也就是美容的艺术——

《写在人生边上·谈教训》

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一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可见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我们联想到我们本国话的说法，也同样的意味深永，譬如快活或快乐的快字，就把人生一切乐事的飘瞥难留，极清楚地指示出来。所以我们又慨叹说：“欢娱嫌夜短！”因为人在高兴的时候，活得太快，一到困苦无聊，愈觉得日脚象跛了似的，走得特别慢。德语的沉闷（Langeweile）一字，据字面上直译，就是“长时间”的意思。《西游记》里小猴子对孙行者说：“天上一日，下界一年。”这种神话，确反映着人类的心理。天上比人间舒服欢乐，所以神仙活得快，人间一年在天上只当一日过。从此类推，地狱里比人间世更痛苦，日子一定愈加难度。段成式《酉阳杂俎》就说：“鬼言三年，人间三日。”嫌人生短促的人，真是最“快活”的人；反过来说，真快活的人，不管活到多少岁死，只能算是短命夭折。